

初中學生文庫

註釋中外名人日記選

編者 陳子展



中華書局編印

848
L891

劉伯奎著

新疆伊犁外交問題研究

獨立出版社印行

序

中國文人有日記，就有「文獻」可考的而說，似是起自宋朝如歐陽修的于役志、黃庭堅的宜州家乘、范成大的吳船錄，都是用日記體寫的，不過沒有標明是日記。元郭畀有雲山日記，明李日華有味水軒日記，李光縈有守汴日志，又徐宏祖的霞客遊記也是日記體，可見元明以來，文人的日記漸漸多起來了。到了清朝，黃易有嵩洛訪碑日記，曾國藩有求闕齋日記，翁同龢有翁文恭公日記，譚獻有復堂日記，李慈銘有越縕堂日記，王闓運有湘綺樓日記，以及晚清許多出使大臣如薛福成、李鳳苞等也都有出使日記流傳。其中如曾翁、李、王四家連續記載至二三十年不斷，成爲等身著述，不能不算是偉大的日記作家了。

日記在文學中原不甚重要，卻是最便當的一種。論其體式性質，可以作爲隨筆或隨感錄一類的東西。只因隨筆小品在現代中國的文壇上很流行，又因爲國內交通日便，到各地遊歷考察調查的人日多，隨筆式的日記，先後出版的已經不少了。作爲前一體的，如田漢的薔薇之路，郁達夫的日記九種，謝冰瑩的從軍日記，沈從文的不死日記，王禮錫的

滬戰日記，都是有單行本的。其沒有單行本，已經在各種定期刊物上發表過，或者收入散文集子，以及日記選本的，如魯迅的馬上市日記三種，吳敬恆的茶客日記，周作人的苦雨齋的一週間都是作爲後一體的，如薛桂輪的西北視察日記，王應榆的黃河視察日記，馬鶴天的內外蒙古考察日記，唐柯三的赴康日記，以及胡適之的廬山遊記，郁達夫的屐痕處處，傅增湘的衡廬日錄，謝彬的短篇遊記，也都出了單行本。此外零篇單幅，如周作人的訪日本新村記，郭沫若的災區視察日記，巴金的京滬五日間，就出自名手而論，已經多至不可勝數了。

我在這部書裏選錄中國作家的日記，以現代爲限，有吳敬恆、魯迅、田漢、周作人、郁達夫五家。外國作家的日記，選有施鰲存譯的託爾斯泰日記，李偉森譯的朶思退夫斯基夫人日記兩種。爲了字數的限制，爲了沒有其他新出的材料，目前所選的就止於此了。

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

註釋中外名人日記選

目錄

頁

吳敬恆

茶客日記

魯迅

馬上日記

馬上支日記

馬上日記之二

田漢

薔薇之路

周作人

苦雨齋的一週間

目錄

八

六

五

三

二

郁達夫

水明樓日記

九一

託爾斯泰日記(施蟄存譯)

九五

朶思退夫斯基夫人日記(李偉森譯)

一〇二

註釋中外名人日記選

茶客日記(一)

吳敬恆

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夜七時，與仲英、翰青、懷新同上新銘船。惠卿父子行李已先在我復送仲英上電車，順便買些小食物，夜已深。惕生之女押僕人送行李來，客皆去，余即獨自閉門熟睡。

二十五日，早間惠卿、劭成、惕生次第來。送行者有蘭臯、延川、湘臣等。余又上岸買面盆等等。十一時開船，午飯菜八色，至佳。同船遇見數議員，及謀事人如朱廣石之徒十許。夜風水並不大，惠卿即不食。

二十六日，略有風，我與惕生飲食如常，惠卿父子睡倒。

二十七日，午到煙臺，停約三小時，賣水果者較少，因此時水果已不多，止有乾藕菜、陽梨、少數葡萄等。我買苕帚三把，本需一把，（因彼必躉購，二角三把。）房內掃得極乾淨。

二十八日，一早已抵大沽口外，逕入港，午才抵天津，爲佛照樓接去，房間還好。我與惕生同一間，價二元。惠卿父子一間，一元六角。同去吃飯，飯館名四時春，吃去一元六角。我送被包至南開，放在門房即歸。與惕生同往老龍頭車站一看，歸乘河北車，至鐵橋旁，見本年大水沖壞駁岸等甚多。鐵橋之河已填塞，又至

三不管、玉壺春吃雞絲麵、豆沙包子。惠卿曾去看曹潤田，沒有看到。

二十九日早與惠惕劭同去車站，惠惕先買月臺票入佔座位。余與劭成候行李過磅，比入車，幸坐得飯車內四座，後至者均終日植立。十時半開車，總算運氣，五時即抵永定門外。聞候查必一兩點鐘，余即乘東洋車入城。欲先到大同公寓，問有無空屋。是日風勢極狂，入永定門，飛沙走石，迎面垃圾打來，面上極痛，眼睛不能開。到西交民巷，忽想車若到站，惠惕等必久候不耐煩，仍即折至東車站，時已六時半，車卻未到。候半點始到。因運行李等不便，遂定住泰安棧。惠惕先去棧，余與劭成守提行李，等到九點鐘方能取出。到城門，幸未關。他們問你恭喜那哈兒，我說北京大學；他們說好好，你去罷。到棧惠卿已喊去了叔方來，講一切近狀，大都亦報上所有。惟言李彥青新近曾打過皮鞭四十，又願付十七萬，已共交出五十萬。其餘招供之事甚多。惟與曹三（二）曾否雞奸，則不肯招。叔方去時已半夜。

三十日早與惕生吃小館子。進城，他去看徐季龍，我去看李石曾。到李家，門前汽車滿停，我暗好笑。精衛、孫科都在別一室，來一握手，仍去。我問石曾：要我來何事？他說：「要出一報。」正講話，客一批一批來，石衛青、皮宗石等，亦與我談別話。未幾，惕生亦來，弄到午飯時，客大都散了。石曾留我吃飯，精衛夫婦住在他家。又馮玉祥的代表馬伯援也在座，約明早去西山看馮。（夜間又說不去。）飯後我到大同看叔方，坐不

久，惠卿、惠惕亦來。張宗昌有電話來，要我與惠惕同去。據惠卿云：是周季眉、李徵五所介紹。（李同乘新銘船。）惠卿去。我等囑言未遇其人，無從偕來。惠卿去即復來，言張處座客極多，如應季中等。張如此應酬，張想代齊燮元。叔方在寓，請吃夜飯；尚有惕生的學生錢孟才。又有保定怪人張墨池也來，惠卿父子搬住城內。

十二月一日，早與惕生出門，即遇劉雲華，同吃擔上豆腐漿，同往東車站待車室坐談。遂別。余與惕生至丁慕韓家，有同鄉會顧名君在座，言及江蘇事。有人欲舉慕韓做省長，我說歡迎之至。顧君要我到會，我說：『我是無政府黨；若預聞建設事，必又爲同黨所責。其實聽得莊思緘、冷遇秋，也都要做省長，也要我與惕生到會，彼此甚不便也。』惕生則言我有嫌疑，恐人說我運動什麼，故江蘇事開會，我不到。』出了家門，惕生邀我去看他女兒。他女嫁沈奎侯，曾做過南京河海工程校長，現在交通部。惕生要父親住在他家，順便囑我也去，皆謝之。我去尋叔方，尋到前國務院路警督辦處。周季眉亦在。我在他處寫一封薦書給葉恭綽。（託孫揆伯轉交。）惕生來大同，同至他的女兒家吃夜飯。我去看揆伯，未遇。

二日，睡到八時，忽爲惕生叫醒，言徐季龍來電話，言十時石曾、精衛等聚於其寓，同去旃檀寺看馮玉祥，有要話談。不得已，欠筋縮脈的起身同去。在途遇冷遇秋，惕生與他略談。至徐家，有馬伯援已來。未幾，精

衛、孫科、邵元沖亦至。惕生臨時言不去，因莊思緘有要事來約。我便與精季同車，孫邵馬又一車。先至馮軍秘書任佑民家。任加入余車，逕赴旌檀寺。旌檀寺者，即丁慕韓時代之航空署，後改爲檢閱使署者也。入門第一兵房內，任言即李彥青拘留處。過此房時，任急曰：『李彥青！李彥青！』及余矚目，李已面朝內，欲入門矣。後隨兩兵，蓋出房散步，見客來縮入也。李着脫龍皮袍，長身尖面，僅觀其半面。入參謀長處，見第一師長李鳴鐘，第三師長張之江，皆樸厚。馬君指余即做客座談話，彼等皆極喜。似乎客座談話，在彼等如讀說唐三傳，說了一點鐘的各道仰慕話，並無馮玉祥出來。（馮自然仍在西山）始知此行全係馬君欲余與精衛、孫科諸人，恭維恭維衆軍官，要他們高興而已。余與精衛同至石曾家。余兩日內聽四面風聲，昨夜感到或者張作霖可以殺孫文，復辟幽段祺瑞；解散馮軍，驅淨北京大學，說與各人，各人亦不敢否認吾言。遂擬由國民黨內幾個學者，出名請孫文宣布入京主旨，並云不久出京，擬一進京，即神龍變化而出。擬好一書，至皮宗石等寓裏商酌，彼等或唯或否。彼等又因一雜誌名現代評論將出版，正要議事。在皮寓吃夜飯後，知張作霖忽出京，全與所料相反，付諸一笑。張出京，外間亦有說孫入京，馮即推他爲總統，在席上拘張氏父子殺之。足見京中內部之各存疑怪。余之疑，（一）因張要調十五師在豐臺請段大閱，（二）那兩天秘密閣議，甲處置曹錕，乙回復優待條件，丙取締過激黨等等。

三日早，頭痛甚。客人極多，惕生竭力肆應。我惟臥在牀上，與裘鐵心談赤俄狀況。據鐵心所言，赤俄專制狠辣，也是實在。然他改進世界，真也不可及。他惟待青年有好意；一般老朽，止送他閻王路上去，宜乎舉世的紳士最恨毒赤俄。姑舉問答數條，以見一斑如左：

（問）他注重科學工藝麼？

（答）注意極了。然他俟教育青年成就，來不及，故所有以前有本領的頑固，仍重用。每個工廠，皆黨人做正，有本領者做副。然報酬則正得百元，副可得六七百元。

（問）然則正的得錢少，倒甘心麼？

（答）黨中說明給副許多錢，是買他的本領。等青年學成，即可淘汰此輩。

（問）這就有了人種優劣問題了。我們當了廠中正管事，不連廠本一齊上腰，便算好了。豈能甘心受最少之錢？

（答）講起人種來，他們高得多。他黨務辦得好，沒有敢胡鬧的。且得了許多錢，也沒處去揮霍。

（問）我便要請教，人之所以要多財，便爲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他們難道就沒有那種慾望麼？

（答）妻是有的，妾是絕對沒有。嫖也是禁止的，但男女的交際，卻別有自由之處。故妻妾之奉，不見得

新不如舊。至於宮室之美，即衣着亦在內；他們住房是有限制的。着了華服，反受人吐罵，所以這種慾望也就淡了。

〔問〕那末這個社會，豈不索然毫無意味麼？

〔答〕那也不是那種說法。他們的社會，自有他們的樂趣。譬如在政治上活動，他們也可做到極有權力，那政治慾望是達了。至於日常娛樂，一種學術上運動上社交上，也別有天地，不過與帝國主義世界一般嫖賭吃着那種娛樂，他們是沒有了。

我聽到這裏，就覺着如大叢林的僧社會，大教堂的教士社會，他們也有一種別有天地的趣味。但他們都沒仕宦男女之樂，也少學術上之奮進，赤俄卻添了他們，也不會很寂寞。如此，那歷來的紳士虛榮社會，恐怕要打不過他罷。他盼望虛榮社會的老人死乾淨，請青年都變成那種較正當的社會，便是他們的立腳點。

昨日汪孫等已去天津。今早石曾又去。出報事止談到三天，皆止數分鐘，客來截止，故仍無下落。裘君等去後，余出大汗，遂與惕生同入城，先至石曾家一看；尋覓公寓，尋到乾麪胡同西口北京公寓樓房一間，每月十二元，添一人加一元。此樓甚整潔，且向南。大喜。傍晚又在叔方處小坐。

四日早，押行李，與惕生同遷北京公寓。午，許多保定人，因兵事請惕生吃飯。余亦往。又去看了幾個同鄉，拉至孫揆伯寓所。

五日，余未起，惕生赴天津，一去看孫文，二因曹潤田之父歸葬。惠卿來談，言有參謀部小官方某，上半年因索薪事，被車慶雲打了一記巴掌。後投入馮軍，爲某師參謀長。此次車亦被捉，此人囑守兵云：「車某是惡人，他若開口，即打巴掌。」所以車已被打幾十次，巴掌爲腫。報復主義，可笑可嘆！與惠卿同吃開成素飯。王揖唐一來便出京，惠未遇到。故其子覓事等等，似乎又成畫餅。至於石曾清宮事，自段祺瑞囑他不必再管後也無下文，要候孫文來再說；我等看皇后住處之願亦不能即達。錢玄同曾去看過，言皇后所住之屋極文明，有腳踏車，有商務印書館辭源等等。

六日，起來已不早。在左近吃大餅兩張，炒蛋一盆，荳菜湯一碗，可皆口，止小洋兩角。閑游隆福寺，還有許多如大阿福的旗女往來。買些腳刀等。惠卿父子又來長談。

七日，午尙未起牀，叔方攜來蹄膀一碗，饅頭三十個，駭得我無手撒鑼，只好留下。同去東安市場吃飯，又吃茶甚久。他去同看丁慕韓等。我獨往天橋，要買文火爐一隻。夜至青雲閣，遇孫聖伊同慕藩及薛某等回寓。惕生已從天津來，言中山胃病乃實事。

八日，早與惕生同去東安市場吃東西。他去看李思浩，我囑他必要薦叔方做財政部秘書。他應允。忽起大風，午後倦極而睡。上燈時，惕生回，言李思浩出門了，一切事皆與章佩乙接頭；我舉叔方，彼似極贊成。未幾，揆伯來言，已見過葉恭綽，他也要一人常同他寫寫應酬東西，大約請叔方在秘書上辦事，月薪二百元，先要叔方去見見。一看似乎兩着，倒躊躇起來。倘財政部能補秘書，那更好了。看惠卿之意，二百元不甚稀罕，所以明日去商量再說。

九日，早十時醒來，惕生已出。我即寫此日記，將饅頭蒸蒸，弄一碗蹄胖，半碗付入字簾。又要去買一碗雞，配了兩瓶茶葉，送去甚矣，應酬之爲害！

我既曉得王宮是看不到，報是我決不高興做的，因尙無影響。北大學生已有幾個來，借獻書法及謀事等等，又一是非場。工業學校是說不到。本想馬上出京，恐爲汪精衛老婆所笑，笑我無常心，只好忍着，仍作北京生活。惟此番住着的房子好極了，恰恰英文獨修書的料頭全帶，大約可以動手了。

京中每元換二千七百五十，大家說百物皆昂，然以錢價比例，也未十分昂貴。且有些東西，仍廉於上海。

惠卿不在羽教寺了，住的叫前紗絡胡同十五號。八元房租，五間好屋，倒也不錯。惟他自己呢，本不必

說；就是他的世兄，不知如何是好？並聞他的姪，他的女婿，皆需謀事，正麻煩他老人家了！

十日，早與惕生同在東安吃茶。（爲看報，或爲飽肚皮。）下午同去石會所，遇徐季龍、顧孟餘，又同往西城看保定黨人出宣武門，惕生要印片子，又至青雲閣吃茶。

十一日早，惕生又去候李思浩、彭濟羣、皮海寰來。夜間去吉祥胡同，彼等高興立一中學，丁巽甫言，倘能借到東廠胡同黎元洪宅，尤美。我因數日內黎在天津，好像狼與孫汪等接近，又因石衡青等素爲黎所善，故我卒然允函精衛，試戲言之。（不料精衛當了大事，自云於黎尙無此交情，且揣度情形，無異向哈同借花園，恐太滑稽。然殉我等之意，姑請李印泉說之。黎答曰：「倘朋友如石君等借住，馬上歡迎。作學堂則不可，我將不時回京也。」余接書，發一軒渠。深夜又造皮宅。

十二日午，惠卿在六味齋請李思浩、章佩乙、銀行潘某、嚴仲珍、叔方、惕生及余，余不願往，恐情形如同一班措大，軟請財神。調惕生同至館門，余推之入，遂逃去前門。後聞李未至，章潘等皆盡歡而散。午後與叔方、惕生又在青雲閣一坐。

十三日早，與惕生至中興茶樓，遇馬幼漁、陳佩忍、李志雲看叔方。因惠卿昨日欲卽筵爲叔方謀財政部印刷局長事，叔方不懌，以爲此種天鵝肉，太覺滑稽。三人同在近處小飯莊小酌。

十四日早，蘅青、鯁生、海寰、通伯來談，久，即去近處小飯店（注意小飯莊者，聚商之類；小飯店則尤下矣。）吃飯。夜與惕生在東安茶食。余獨去王法勤家開國民黨執行會。因要派人至北數省宣講國民會議。本處精衛擔任訓練三天，彼託余代。

十五日，下午三時到北大教室開訓練會。夜教育部國語同人如黎錦熙、陳頌平等請吃宜南春。

十六日，皮海寰、丁巽甫來談。上午三時又開訓練會。顧鐵僧來看我，未遇，一報謁。夜出前門，惕生之學生王夢青者來談，至夜深。

十七日早，李聖章、潤章、陳頌平皆來談。午後仍開訓練會，派定人數完畢。晚孫岳宴客，中央公園來今雨軒。彼適有要事赴保，請劉汝賢代作主人，到者皆政客黨人，大半食一兩菜即去，形同妓女之飛座。土頭土腦終席，止我與惕生、石曾等數人。富家一席酒，並不終席，彼此酬酢無虛日，可嘆！夜深又看叔方一談。

十八日早，送現代評論稿與皮海寰，日間來客四五人。

十九日早，與叔方期石達子廟，同就大甜水井胡同看葉玉虎。門者云：未到新寓。又五里，趕至西城。在途笑語。叔方曰：『伺候於公卿之門，奔走於形勢之途。』叔方微笑。余實感洋車夫之直跳而前，形容奔走之途三字，不禁莞爾。至則葉不在，遂各散歸。下午沈睡。晚與惕生同至石曾所，有日本二人來，似黨人，亦似

偵探。余與談英語幾分鐘，彼此皆不能暢，乃去。

二十日早，石曾來，同車入神武門。門西小屋即所謂委員會辦事處，有鐵箱一具，乃攝閣時代財部發出費用二千元，用五百元買此箱也。因溥儀取物出宮時，在彼之鋪蓋中，搜得王羲之快雪時晴墨迹（即三希堂所藏之一希也。）用鐵箱保存之。會員到者二十人左右，委員外，有監察員六人。內會聘者三，余與莊思緘、張溥泉也。官派者又三，警察總監、北京地方檢察廳長、北京教育會長是也。本日思緘亦到，已五年不見矣。至北連房溥儀之汽車房，作爲會場，議定點查規則。散已正午。歸與惕生就食東安樓，同候黃膺白未遇。歸寓畫清宮圖，在會借得也。夜楊杏佛、丁在君適之來談。

二十一日，早晨九時到教育部開國語統一籌備會，已一年不開會矣。今日余主席，通過議案六則。會散，即與座客同至汪一家午飯。又回寓睡，夜通伯等六人請客於東興樓，赴之。客有安徽新來之英國同學三人，又胡適之等。連日不得好眠，忽在車上傷風。（互一月未愈，但身體甚健好。）

二十二日，午後又進神武門，集前日之會場，議定查點清宮日期，到者三五十人。忽警廳送函來，言奉內部訓令，執政府祕書廳傳執政命令，囑停止點查，會場皆起反對。所持理由，會中保管已一月半，倘不點查，接收者詭云空無一物，如何承當？余言：即係賊匪搶到之物，亦能由律師請當場點查，方能定罪。若既由